



我在母亲怀里

冰心笔下的人生絮思

冰 心 著

中国散文精品选读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我在母亲怀里

冰心笔下的人生絮思

冰 心 著

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在母亲怀里：冰心笔下的人生絮思 / 冰心著. —北京：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，2008.11

(名家人生咏叹)

ISBN 978-7-5078-1311-1

I . 我... II . 冰... III 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 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11010号

我在母亲怀里——冰心笔下的人生絮思

著 者	冰 心
责任编辑	张 婧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
社 址	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
邮 编	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海军政治部印刷厂
开 本	640×940 1/16
字 数	160 千字
印 张	16
印 数	4000 册
版 次	2008 年 11 月 北京第二版
印 次	2008 年 11 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1311-1 / I · 63
定 价	26.00 元

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(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序

舒乙

我要说：这是一套真正的好书。

一套真正的好书，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：

一、选一批杰出的大作家；

二、出他们的选集，把好作品集中到一块儿，非选集不可；

三、有一个好的编辑思路，围绕着一个好的主题思想，找准了方向，确保能出光彩，好看，使读者爱读，使读者真正受益；

四、在编排上有新花样，让人为之一震，觉得可爱，很别致。

这套书，应该说，符合了上述的条件，所以，它是高档的读物，完全可以向广大年轻的朋友们推荐。

我知道，几位年轻的学者朋友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，为满足上面提到的出好书的基本条件认真地做了工作，付出了大量劳动，比较成功地贯彻了编辑意图，拿出了一套高水平的丛书。

这里选择的作家，不必多说，他们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。

主题是人生，谈做人的道理，谈人生的意义，谈生命的价值，谈应该怎么做和如何去做。

2 冰心笔下的人生絮思

文笔是丰富多彩的，个人有自己的独特风格，有的很抒情，有的很幽默，有的很机智，有的富有哲理性，有的很恬淡，缓缓道来，亲切而真挚。有一点是共同的，文章都写得极有文采，非常的漂亮，都能当范文。

编排上有两点很突出：一是每一篇文章都拉出一两句精彩的句子来单独排列，很醒目，起画龙点睛的作用；二是分类分档。这两种安排很特别，很聪明，很实用，也很招人爱。当然，编辑起来也确实要下工夫，花时间；但是，印出来，确实挺高雅，给人一种很充实的满足感。

于是，你会很快得出你自己的结论，你会不自觉地被那里面的智慧所折服，你会心悦诚服地决定要跟随他们而去，去做一个高尚而有用的，决不虚度自己的年华的人。

好书会给人美，给人激情，使人先受感动，就像看见天池那一湖清澈的人，就像看见天山那一坡碧绿的人，会情不自禁地先喜悦起来，然后静静地思索，慢慢有感而发，决定该走什么路。

宛如那湖、那山、那路，这几本小书的美丽和智慧会带给读者受用不尽的向上奋进的激情，我绝对相信这一点。

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万寿寺

目 录

童年·故乡·母亲

- 我的童年 / 2
- 童年杂忆 / 14
- 童年的春节 / 24
- 我的奶娘 / 27
- 胰皂泡 / 33
- 梦 / 36
- 默庐试笔 / 39
- 我的家在哪里? / 44
- 无家乐 / 46
- 我的故乡 / 50
- 我的母亲 / 60
- 南归 / 66
- 乡愁 / 97
- 纸船 / 99

男人·女人·家庭

- 我的祖父 / 102
- 我的父亲 / 105
- 我的小舅舅 / 108
- 我的表兄们 / 112
- 我的老伴
——吴文藻 (之一) / 115
- 我的老伴
——吴文藻 (之二) / 124
- 我的三个弟弟 / 139
- 记萨镇冰先生 / 149
- 忆许地山先生 / 156
- 叫我老头子的弟妇 / 159
- 叫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妇 / 165
- 使我心疼头痛的弟妇 / 169

人生·社会·哲思

- 宇宙的爱 / 176
- 力构小窗随笔 / 178
- 霞 / 186
- 十字架的园里 / 188
- 除夕的梦 / 191
- 我梦中的小翠鸟 / 193



冰心笔下的人生絮思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 / 194 | 寄小读者（通讯十四） / 218 |
| “无限之生”的界线 / 196 | 山中杂记 / 223 |
| 问答词 / 200 | 春水（节选） / 239 |
| 往事（一）（节选） / 203 | 十年 / 245 |
| 往事（二）（节选） / 209 | |
| 寄小读者（通讯七） / 214 | 冰心小传 / 247 |

童年 · 故乡 · 母亲

这营房、旗台、炮台、码头，和周围的海边山上，是我童年初期活动的舞台。

我的童年

我生下来七个月，也就是1901年的5月，就离开我的故乡福州，到了上海。

那时我的父亲是“海圻”巡洋舰的副舰长，舰长是萨镇冰先生。巡洋舰“海”字号的共有四艘，就是“海圻”、“海筹”、“海琛”、“海容”，这几艘军舰我都跟着父亲上去过。听说还有一艘叫做“海天”的，因为舰长驾驶失误，触礁沉没了。

上海是个大港口，巡洋舰无论开到哪里，都要经过这里停泊几天，因此我们这一家便搬到上海来，住在上海的昌寿里。这昌寿里是在上海的哪一区，我就知道了，但是母亲所讲的关于我很小时候的故事，例如我写在《寄小读者》通讯（十）里面的一些，就都是以昌寿里为背景的。我关于上海的记忆，只有两张相片作为根据，一张是父亲自己照的：年轻的母亲穿着沿着阔边的衣裤，坐在一张有床架和帐楣的床边上，脚下还摆着一个脚炉，我就站在她的身旁，头上是一顶青绒的帽子，身上是一件深色的棉袍。父亲很喜欢玩些新鲜的东西，例如照相，我记得他的那个照相机，就有现在

卫生员背的药箱那么大！他还有许多冲洗相片的器具，至今我还保存有一个玻璃的漏斗，就是洗相片用的器具之一。另一张相片是在照相馆照的，我的祖父和老姨太坐在茶几的两边，茶几上摆着花盆、盖碗茶杯和水烟筒，祖父穿着夏天的衣衫，手里拿着扇子；老姨太穿着沿着阔边的上衣，下面是青纱裙子。我自己坐在他们中间茶几前面的一张小椅子上，头上梳着两个丫角，身上穿的是浅色衣裤，两手按在膝头，手腕和脚踝上都戴有银镯子，看样子不过有两三岁，至少是会走了吧。

父亲四岁丧母，祖父一直没有再续弦，这位老姨太大概是祖父老了以后才娶的。我在 1911 年回到福州时，也没有听见家里人谈到她的事，可见她在我家里的时间是很短暂的，记得我们住在山东烟台的时期内，祖父来信中提到老姨太病故了。当我们后来拿起这张相片谈起她时，母亲就夸她的活计好，她说上海夏天很热，可是老姨太总不让我光着膀子，说我背上的那块蓝“记”是我的前生父母给涂上的，让他们看见了就来讨人了。她又知道我母亲不喜欢红红绿绿的，就给我做白洋纱的衣裤或背心，沿着黑色烤绸的边，看去既凉爽又醒目。母亲说她太费心了，她说费事倒没有什么，就是太素淡了。的确，我母亲不喜欢浓艳的颜色，我又因为从小男装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扎过红头绳。现在，这两张相片也找不到了。

在上海那两三年中，父亲隔几个月就可以回来一次。母亲谈到夏天夜里，父亲有时和她坐马车到黄浦滩上去兜风，她认为那是她在福州时所想望不到的。但是父亲回到家来，



很少在白天出去探亲访友，因为舰长萨镇冰先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水手来叫他。萨镇冰先生是父亲在海军中最敬仰的上级，总是亲昵地称他为“萨统”。（“统”就是“统领”的意思，我想这也和现在人称的“朱总”、“彭总”、“贺总”差不多。）我对萨统的印象也极深。记得有一次，我拉着一个来召唤我父亲的水手，不让他走，他笑说：“不行，不走要打屁股的！”我问：“谁叫打？用什么打？”他说：“军官叫打就打，用绳子打，打起来就是‘一打’，‘一打’就是十二下。”我说：“绳子打不疼吧？”他用手指比划着说：“喝！你试试看，我们船上用的绳索粗着呢，浸透了水，打起来比棒子还疼呢！”我着急地问：“我父亲若不回去，萨统会打他吧？”他摇头笑说：“不会的，当官的顶多也就记一个过。萨统很少很少打人，你父亲也不打人，打起来也只打‘半打’，还叫用干索子。”我问：“那就不疼了吧？”他说：“那就好多了……”这时父亲已换好军装出来，他就笑着跟在后面走了。

大概就在这个时候，母亲生了一个妹妹，不几天就夭折了。头几天我还搬过一张凳子，爬上床去亲她的小脸，后来床上就没有她了。我问妹妹哪里去了，祖父说妹妹逛大马路去了，但她始终就没有回来！

1903~1904年之间，父亲奉命到山东烟台去创办海军军官学校。我们搬到烟台，祖父和老姨太又回到福州去了。

我们到了烟台，先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所，所长叶茂蕃先生让出一间北屋给我们住。南屋是一排三间的客厅，就成

了父亲会客和办公的地方。我记得这客厅里有一副长联是：

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
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

我提到这一副对联，因为这是我开始识字的一本课文！父亲那时正忙于拟定筹建海军学校的方案，而我却时刻缠在他的身边，说这问那，他就停下笔指着那副墙上的对联说：“你也学着认认字好不好？你看那对子上的山、竹、三、五、八、九这几个字不都很容易认的吗？”于是我也拿起一支笔，坐在父亲的身旁一边学认一边学写，就这样，我把对联上的二十二个字都会念会写了，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“三坟五典八索九丘”究竟是哪几本古书。

不久，我们又搬到烟台东山北坡上的一所海军医院去寄居。这时来帮我父亲做文书工作的，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，也把家从福州搬来了，我们两家就住在这所医院的三间正房里。

这所医院是在陡坡上坐南朝北盖的，正房比较阴冷，但是从廊上东望就看见了大海！从这一天起，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。我常常心里想着它，嘴里谈着它，笔下写着它；尤其是三年前的十几年里，当我忧从中来，无可告语的时候，我一想到大海，我的心胸就开阔了起来，宁静了下去！1924年我在美国养病的时候，曾写信到国内请人写一副“集龚”的对联，是：

世事沧桑心事定

胸中海岳梦中飞

谢天谢地，因为这副很短小的对联，当时是卷起压在一只大书箱的箱底的，“四人帮”横行，我家被抄的时候，它竟没有和我其他珍藏的字画一起被抄走！

现在再回来说这所海军医院。它的东厢房是病房，西厢房是诊室，有一位姓李的老大夫，病人不多。门房里还住着一位修理枪支的师傅，大概是退伍军人吧！我常常去蹲在他的炭炉旁边，和他攀谈。西厢房的后面有个大院子，有许多花果树，还种着满地的花，还养着好几箱的蜜蜂，花放时热闹得很。我就因为常去摘花，被蜜蜂蛰了好几次，每次都是那位老大夫给我上的药，他还告诫我：花是蜜蜂的粮食，好孩子是不抢人的粮食的。

这时，认字读书已成了我的日课，母亲和舅舅都是我的老师，母亲教我认“字片”。舅舅教我的课本，是商务印书馆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，从“天地日月”学起。有了海和山作我的活动场地，我对于认字，就没有了兴趣，我在1932年写的《冰心全集》自序中，曾有过这一段，就是以海军医院为背景的：

……有一次母亲关我在屋里，叫我认字，我却挣扎着要出去。父亲便在外面，用马鞭子重重地敲着堂屋的桌子，吓唬我，可是从未打到我的头上的马鞭子，也从未把我爱跑的癖气吓唬回去……

不久，我们又翻过山坡，搬到东山东边的海军练营旁边新盖好的房子里。这座房子盖在山坡挖出来的一块平地上，是个四合院，住着筹备海军学校的职员们。这座练营里已住进了一批新招来的海军学生，但也住有一营（？）的练勇（大概那时父亲也兼任练营的营长）。我常常跑到营门口去和站岗的练勇谈话。他们不像兵舰上的水兵那样穿白色军装。他们的军装是蓝布包头，身上穿的也是蓝色衣裤，胸前有白线绣的“海军练勇”字样。当我跟着父亲走到营门口，他们举枪立正之后，父亲进去了就挥手叫我回来。我等父亲走远了，却拉那位练勇蹲了下来，一面摸他的枪，一面问：“你也打过海战吧？”他摇头说：“没有。”我说：“我父亲就打过，可是他打输了！”他站了起来，扛起枪，用手拍着枪托子，说：“我知道，你父亲打仗的时候，我还没当兵呢。你等着，总有一天你的父亲还会带我们去打仗，我们一定要打个胜仗，你信不信？”这几句带着很浓厚山东口音的誓言，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着！

回想起来，住在海军练营旁边的时候，是我在烟台八年之中，离海最近的一段。这房子北面的山坡上，有一座旗台，是和海上军舰通旗语的地方。旗台的西边有一条山路通到海边的炮台，炮台上装有三门大炮，炮台下面的地下室里还有几个鱼雷，说是“海天”舰沉后捞上来的。这里还驻有一支穿白衣军装的军乐队，我常常跟父亲去听他们演习，我非常尊敬而且羡慕那位乐队指挥！炮台的西边有一个小码头。父亲的舰长朋友们来接送他的小汽艇，就是停泊在这码头。

头边上的。

写到这里，我觉得我渐渐地进入了角色！这营房、旗台、炮台、码头，和周围的海边山上，是我童年初期活动的舞台。我在 1962 年 9 月 18 日夜曾写过一篇叫做《海恋》的散文，里面有：

……我童年活动的舞台上，从不更换的布景……在清晨，我看金盆似的朝日，从深黑色、浅灰色、鱼肚白色的云层里，忽然涌了上来；这时太空轰鸣，浓金泼满了海面，染透了诸天……在黄昏，我看银盘似的月亮，颤巍巍地捧出了水平，海面变成一层层一道道的，由浓黑而银灰，渐渐地漾成光明闪烁的一片……这个舞台，绝顶静寂，无边辽阔，我既是演员，又是剧作者。我虽然单身独自，我却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由。

就在这个期间，1906 年，我的大弟谢为涵出世了。他比我小得多，在家塾里的表哥哥和堂哥哥们又比我大得多；他们和我玩不到一块儿，这就造成了我在山巅天涯独往独来的性格。这时我和父亲同在的时间特别多。白天我开始在家塾里附学，念一点书，学作一些短句子，放了学父亲也从营里回来，他就教我打枪、骑马、划船，夜里就指点我看星星。逢年过节，他也带我到烟台市上去，参加天后宫里海军军人的聚会演戏，或到玉皇顶去看梨花，到张裕酿酒公司的葡萄园里去吃葡萄，更多的时候，就是带我到进港的军舰上去看朋友。

1908年，我的二弟谢为杰出世了，我们又搬到海军学校后面的新房子里来。

这所房子有东西两个院子，西院一排五间是我们和舅舅一家合住的。我们住的一边，父亲又在尽东头面海的一间屋子上添盖了一间楼房，上楼就望见大海。我在《海恋》中有过这么一段描写，就是在这楼上所望见的一切：

右边是一座屏嶂似的连绵不断的南山，左边是一带围抱过来的丘陵，土坡上是一层一层的麦地，前面是平坦无际的淡黄的沙滩。在沙滩与我之间，有一簇依山上下高低不齐的农舍，亲热地偎倚成一个小小的村落。在广阔的沙滩前面，就是那片大海！这大海横亘南北，布满东方的天边，天边有几笔淡墨画成的海岛，那就是芝罘岛，岛上有一座灯塔……

在这时期，我上学的时间长了，看书的时间也多了，主要的还是因为离海远些了，父亲也忙些了，我好些日子才到海滩上去一次，我记得这海滩上有一座小小的龙王庙，庙门上的对联是：

群生被泽

四海安澜

因为少到海滩上去，那间望海的楼房就成了我常去的地方。这房间算是客房，但是客人很少来往，父亲和母亲想要

习静的时候就到那里去。我最喜欢在风雨之夜，倚栏凝望那灯塔上的一停一射的强光，它永远给我以无限的温暖快慰的感觉！

这时，我们家塾里来了一位女同学，也是我的第一个女伴，她是父亲同事李毓丞先生的女儿名叫李梅修的，她比我只大两岁，母亲说她比我稳静得多。她的书桌和我的摆在一起，我们十分要好。这时，我开始学会了“过家家”，我们轮流在自己“家”里“做饭”，互相邀请，吃些小糖小饼之类。1911年，我们在福州的时候，父亲得到李伯伯从上海的来信，说是李梅修病故了，我们都很难过，我还写了一篇《祭亡友李梅修文》寄到上海去。

我和李梅修谈话或做游戏的地方，就在楼房的廊上，一来可以免受表哥哥和堂哥哥们的干扰，二来可以赏玩海景和园景。从楼廊上往前看是大海，往下看就是东院那个客厅和书斋的五彩缤纷的大院子。父亲公余喜欢栽树种花，这院子里种有许多果树和各种的花。花畦是父亲自己画的种种几何形的图案，花径是从海滩上挑来的大卵石铺成的，我们清晨起来，常常在这里活动。我记得我的小舅舅杨子玉先生，他是我的外叔祖父杨颂岩老先生的儿子，那时正在唐山路矿学堂肄业，夏天就到我们这里来度假。他从烟台回校后，曾寄来一首长诗，头几句我忘了，后几句是：

.....

忆昔夏日来芝罘

照眼繁花簇小楼